

SHI SE ZHI HUO

李大伟 / 著

《新民晚报》
《新闻晨报》 专栏作家

食色之



美

景

美

食

美

人

美

乐

SH 上海画报出版社

SHI SE ZHI HUO

食色之



李大伟 / 著

《新民晚报》

专栏作家

《新闻晨报》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食色之惑/李大伟著. —上海:上海画报出版社,
2002

ISBN 7-80685-043-0

I. 食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583 号

策 划:狄飞万
责任编辑:罗 英
装帧设计:马 纳
版面设计:张惠卿 米红梅
技术编辑:李 荀

食色之惑

李大伟 著

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张 7.5 印数 0001-5000

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85-043-0/J · 044

定价: 18.00 元



永远，谈笑风生(代自序)

当

过教师，职称最低，助教；做过记者，寿命极短：两年。于是下海，秦琼卖马。到山东，卖上海货；回上海，卖山东酒。开过饭店，搞过策划，就是那种将阴谋兑换成阳谋的勾当；开经济讲座，揭示“牛奶里放一滴水是伪劣产品，水里放一滴牛奶是营养品”的似是而非的歪理。搞教育，搞旅游，搞经济咨询公司；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写散文随笔，在《新闻晨报》上写经济随笔。自诩“将军面前自称诗人，诗人面前自称将军”，不知褒兮贬兮。在酒席上，老朋友将我介绍给新朋友，定语特别多，有点像“阿沓里”（沪语：骗子），我感到很丢脸，因为它意味着浮躁。所以一直反省：千万别猪头肉三不精。

生意占去我一些时间，但使我自由。走五湖四海，结三教九流，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内容，拓展了我的视野。在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上有我个人专栏：“五颜六色”，写市井、写时尚、写文化、写美食、写游记、写往事，“瞎七搭八”，鄙人自我希望下笔永远谈笑风生、气象万千、风云波澜。

生意的成功，使我摆脱“衣食忧”，可以不媚不卖，做性情人物，写性情文章。可以“文章不为稻粱谋”，可以斟字酌句、浅唱低吟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讲究文字趣味，讲究俚雅搭配，亦谐亦庄，行云流水；讲究下笔干净，讲究诗之意境，讲究文章视角的新颖性。可以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；可以常常孤身一人，背一包裹携一卷诗集托一钵碗，去新疆草原、登山西雄关、逗扬州旧巷、逛湘西水畔；看天下美景，享天下小吃；坐于西湖水榭檐下，写至性文章。往往上万的旅行费，赚几百元的稿费，这叫“赚”吗？但开心。

喜欢明清小品的精美，唐宋散文的醇厚，秦汉文章的古朴，北方俗语的诙谐，时下段子的机智。它们浸染了我的文章，具有浓郁的唯美主义色彩，尤其游记与音乐文章，略带些莫名的伤感。很厌恶时下流行歌曲中白开水一样空白的词句。固执地以为：文章，应该像上海外企公司的白领女性的衣饰：精致、典雅。

我不聪明，但颇自负，将章太炎的对联一剖为二，上联“文章追唐宋之上”挂在自号“耕余”的书房，自勉自策；下联“为人亦儒侠之间”，挂在匾曰“江湖”的客厅，自以为取法乎上、可以得乎其中，不免单相思，但它表达了我对文章近乎神明的崇敬。

此集中的文章，大部分选自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的个人专栏“五颜六色”中的美景文章、《新民晚报·女性世界》的个人专栏“都市红茶坊”的美女、美女眼中的男人的文章、《新闻晨报》的个人专栏“饕餮王”的美食文章，另有数篇在《新民晚报·音乐与音响》上的音乐文章，我将这些文章以及另外一些尚未发表的汇编成册，属于野人献曝，还有一点敝帚自珍的意思。

我始终未入文人圈，大概性格过于直爽，易得罪人、惹是非，结果连个写序的人都没有，只能无耻，自己操刀，有“王婆卖瓜”之嫌。友人劝我用化名，冒充“瞎子卖刀”，可以肆无忌惮、撬边起哄。毕竟读过圣贤书，有些内疚。还是“一人做事一人当”，自弹自唱，这样的序，难免自吹自擂。“别人老婆，自己文章”，文人总有些自恋癖。

若有此疾，敬请原谅！

最后感谢大学时代上铺兄弟狄飞万，是他逼我催我，尤其配置大量相得益彰的照片，让情感穿上模特儿一般的时装，文化不再赤裸裸的贫瘠，书因此也金玉其外，与文字一样典雅漂亮。如果《新民晚报》《新闻晨报》的读者选购《食色之惑》，这当归功于这两家报社给我提供一席最显眼的专栏位置，我的文章因此跟贴出笼借光，属于捆绑式销售，谢谢读者错爱。

如果该书让不看书的人也乐于掏钱，比如像《时尚》杂志一样成为都市小姐们一册在手的风景，以表示品位：比如做客厅墙面新材料，吃早点的餐厅冒充书房，以此点缀，那是装帧设计与图片者的功劳了。在通货紧缩、购买力阳痿的今天，浪费才是消费，促销多余是一种天才。

目录

食色之惑

永远，谈笑风生（代自序）

美景

- 2 古镇茶楼
- 4 酒店的对联
- 6 绩溪粉墙
- 8 皖南雕
- 10 扬州小巷子
- 12 扬州的澡堂
- 14 中国山水亭
- 16 杭州的西郊
- 18 云栖竹径是仙家
- 20 三清山的云
- 22 湘西的水
- 24 泸溪河滑筏
- 26 巫溪踏石
- 28 瞿塘峡上的鹰
- 30 彩色新疆
- 32 无魂
- 34 新疆的早晨
- 36 新疆真大
- 38 在哈萨克人家做客

- 40 新疆观闲
- 42 张家口里看日出
- 43 溪底有片绣云的天
- 44 塞外赏月景
- 46 塞外夜听静
- 48 读泰山
- 50 泰山的初冬
- 52 孔庙里的永恒
- 54 历史的生命
- 56 山西看山
- 58 王屋山上谒愚公
- 60 紫荆关 真实的历史
- 62 看山西楹联
- 64 苍凉雁门关
- 66 西北的夸张
- 68 缅怀旧宅院
- 70 天堂做客窥人间
- 72 看到风景的窗
- 74 得月楼玩月
- 76 欣赏外滩

目录

美食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78 | 馋 是一种福气 | 122 | 小酒盅 |
| 80 | 越看越馋越有味 | 124 | 山东醋溜菜 |
| 82 | 嚼烂骨吮汁香 | 126 | 嫩似豆腐狮子头 |
| 84 | 鸭味懒汉面 | 128 | 手持扒蹄当街嚼 |
| 86 | 解馋粉丝汤 | 130 | 延安“砂锅王” |
| 88 | 浓味大肠煲 | 132 | 沪昌鱼 |
| 90 | 下酒菜 | 134 | 锦江烤鸭薄皮脆 |
| 92 | 檐下喝碗绿豆粥 | 136 | 夜排档里风情浓 |
| 94 | 细嚼五味咸鸭头 | 138 | 透明灌汤包 |
| 96 | 说蟹 | 140 | 湖南人的辣 |
| 98 | 名人偏爱肉 | 142 | 北方月饼硬碰硬 |
| 100 | 点菜如点将 | 144 | 怀念苏式月饼 |
| 102 | 我的美食经 | 146 | 豪迈吃喝说新疆 |
| 104 | 试味菜如试金石 | 148 | 新疆西瓜缺点太甜 |
| 106 | 看味道 | 150 | 北京烤鸭片儿 |
| 108 | 饭局 | 152 | 下午茶 |
| 110 | 美其名曰 | 154 | 夏天大麦茶 |
| 112 | 鲜的故事 | 156 | 熬煮咖啡香满楼 |
| 114 | 笑话菜名 | 158 | 觅茶食 |
| 116 | 羊肉味 | 160 | 看茶 |
| 118 | 喝酒 | 162 | 功夫茶 |
| 120 | 请客 | 164 | 龙井茶吻香 |

食色之惑

目录

美 乐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166 | 撼魂音乐 | 176 | 老酒似歌 |
| 168 | 细听民歌虽啰嗦 | 178 | 音乐无须翻译 |
| 170 | 天山听歌 | 180 | 伟大毋须华丽包装 |
| 172 | 北方汉子的流行歌 | 182 | 第一次听演唱会 |
| 174 | 缸性音饰 | 184 | 酒吧里的音乐 |
| | | 186 | 歪歪小儿歌 |

美 人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188 | 红枫如你 | 208 | 女“作”家和她的男人 |
| 190 | 红衣少女 | 210 | 周末舞会 |
| 191 | 看你如画 | 212 | 男人本色 |
| 192 | 廿岁的女子,卅岁的成熟 | 214 | 漂亮的误区 |
| 194 | 长靴穿在谁脚上 | 216 | 单身的诗意 |
| 196 | 三千佳丽如出一辙 | 218 | “小姐”是一种职业? |
| 198 | 恐惧美丽 | 220 | 给男“作”家开方子 |
| 200 | 残酷的旗袍 | 222 | 嗲女人 |
| 202 | 短头发的女孩子 | 224 | 人淡如菊话麦风 |
| 204 | 漂亮有些形式主义了 | 226 | 男人的新时尚 |
| 206 | 女人的时装 | 228 | 男子汉的服饰 |
| | | 230 | 上海新好男人 |

编后记

SHI SE ZHI HUO

食
色
之



李大伟 / 著

《新民晚报》

《新闻晨报》

专栏作家

SH 上海画报出版社



古镇茶楼

三月，
你应该去江浙走走，
最好去四面环湖的古镇，
踱上茶楼，
恰逢夕阳街远山的时分，
这样会多些莫名的惆怅，
如一坛泥封的陈酒，
久久地酿在心里深处，
醇醇的就要溢出来了。

三月，我喜欢孑然一人，骑车远行，去江浙一带的水乡古镇，最好名儿古雅些，比如梅镇驿亭之类，独上茶楼，要上一杯新摘的春茶，体验一种很古老的心情。

最好找个临河的木骨茶楼。楼是叠层的，窗外低檐如鹏展翼，窗内方桌是厚木的，坐下，左肩斜挂白巾的茶佬倌，一路碎步跑上前，送上一盏带托盘的盖碗茶，举壶高吊，浇上满满的沸水，新茶“腾”地窜起，悬浮水面，经不住湿的沉重，摇摇晃晃像醉汉扶墙不着似的颓然坠下，一派万木落叶的微缩秋景。终于，白净瓷底铺满一层舒展如叶的新茶。原先初春的天边雾一般薄的浅绿全都聚拢眼下鼻底，荟萃成浓浓的翠绿，茶汤成了一泓浙西春水，你就定神静心地赏绿嗅春香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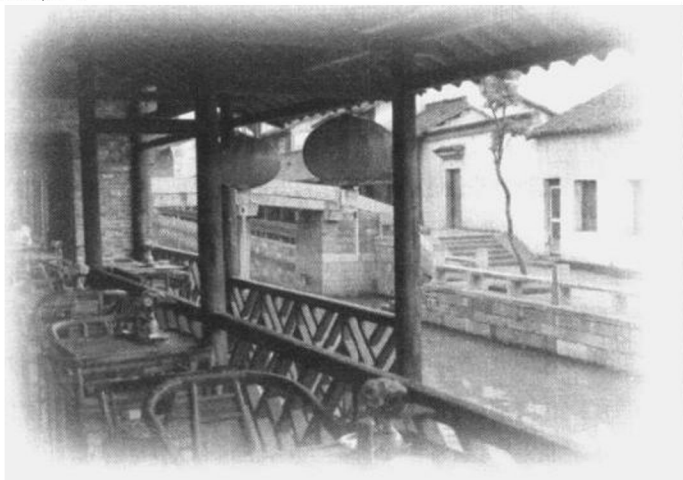
推窗见桥，一顶弓一般的撑天桥。窗下临街，街是那种沿街尽是卸门板小店的旧街。街市嘈杂声隔帘隐隐袭来，心底涌起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音箱效果，坐在都市书屋里把玩画作，你是无法领会到这般古典意境。街沿河，河泊船，依稀当年运河上漕米船。茶楼的木窗是最美的窥镜，收尽唐宋元明清的如画诗意。檐下窗前的人，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熙熙攘攘中的一人，一个楼上品茶的看客。

街傍河，河系船，船垂兜，兜没入水中，那里网着未曾脱水却吐尽泥腥的野浜鱼。捱到中午，依旧披白巾的茶佬倌，笑嘻嘻凑到木桌前，

哈腰低询，活脱脱从《镜花缘》里跑出来的酒保：“客官，酒要一碟乎二碟乎？”真的复辟回到明清岁月里去了。佬倌记下菜名，立窗吆喝：“鱼！”窗外船家从船舷兜网里捞起一条甩尾打脸的鱼，噶噶噶，沿河堤石阶急上。一会儿，一盘葱姜烤的红烧鱼，一盆后院圃“活杀青菜”上桌了。青菜还有些豆油腥气，一咬菜白帮，绷紧。伴着身后幽幽的评弹，喝着眼下小酒壶里的散酒，我又吃到童年味了。

檐下荫荫的，屋内幽幽的，檐外显得很亮，有些耀眼。檐下窗前，坐着一个我，桌旁一包裹，桌上一壶酒，桌前一卷书，悄然如水中消磨一个下午，真正走入金庸小说中去了，个好远行风尘仆仆独行侠。揽怀拥有这样的感觉，爽；心底涌起这样的感觉，难。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，酒吧里茶室中，洋酒苦红茶甜，你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番豪迈与古典。

三月，你应该去江浙走走，但千万别去乱哄哄的旅游景点，最好去四面环湖的古镇，踱上茶楼，恰逢夕阳衔远山的时分，这样会多些莫名的惆怅，如一坛泥封的陈酒，久久地酿在心里深处，醇醇的就要溢出来了。





酒店的 对联

春秋两季
我喜欢去外地
尤其小县城
坐坐那里的酒楼茶楼
茶未必香
酒未必醇
檐下对联却令人
啧啧称奇
拍案叫绝

很

久很久了，酒楼更像银楼，金碧辉煌，门庭光秃秃的只剩下一个店名，少了点睛之笔：对联。现在，满手金戒子的酒店老板们满街高呼时髦的口号：饮食文化！饮食文化！阿Q也“咸与维新”了，其实只有饮食，没有文化。这样的楼，我是不宴客的，除非被人拉去，只能算同流合污。

春秋两季，我喜欢去外地，尤其小县城，坐坐那里的酒楼茶楼，茶未必香，酒未必醇，檐下对联却令人啧啧称奇，拍案叫绝。在山东某县喝酒，楹联夺目：“兴也罢，衰也罢，大胆喝罢/东不管，西不管，只有酒馆(管)”，一脸(联)的酒水糊涂。进得内厅，抬头但见立柱上：“入座三杯醉者也/出门一拱歪之乎”，好一个跌跌冲冲的酒联，“武松”的酒量，“老吴”的酒店，有点醉，有点糊，糊得豪爽，喝酒图的就点这个忘我。痛快！痛快！

南方就文雅多了，镇江人民街的百年老店宴春楼，曾以镇江肴肉独擅天下，门厅的楹联也格外诱人：“春在金山湖畔，宜雨宜晴/宴开桃李园中，一觞一咏”。上联自负，镇江风景聚堂前，下联不失晋人兰亭风雅。“一觞一咏”固佳，不妨改“亦觞亦咏”，与“宜雨宜晴”更谐，可惜是清末旧物，改不得，再说那字儿醉得神采飞扬，实在是好，一时无人续貂。

更多的酒店，檐低立意高，联短寓意长。今年四月到河南，开封的古楼有家窄门面的水饺馆，是家老店，木匾漆皮已斑剥爆裂，对联很有仁人之怀：“虽无易牙调鼎手/却有孟尝饱客心。”令人驻足三叹，上联是

谦虚，下联是愿望，可惜对经商者而言，立意太高。有施舍无回报，只能关门大吉。坐在这样三叉路口的小楼上，喝着酒，蘸着醋，一碟水饺，琢磨着对联，从中吃出新意：自勉自律的要求高了，往往露出虚伪的败笔。宋以后的大儒们，往往有这样的教条，倘若身体力行，“非不为也，不能也”。当然，做事应该如此，做不到，但有目标，总会有些超常发挥的成就，这就叫“取法乎上，得其乎中”。做人呢应该“实事求是”半斤对八两。生活么，应该“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”。那副小楼对联，和着那碟牛肉水饺，让人回味琢磨，特别的有嚼头。

十年前，替泰兴路一家大药厂的酒店做策划，写过这样对联：“粤菜川菜天下菜菜菜入味/侬吃我吃大家吃开开心。”时间久了，点睛的横批忘了。那时满街的酒店“福”字倒写，小地主拱手，成为一时景观。酒店写对联的独此一家，很另类，路人“侧目”。当时还时兴帮派菜、看家菜，对此联颇有非议。现在上海就是天下菜，粤菜、川菜、扬州菜，湘菜、杭菜、家常菜，家常菜就是糗糊菜，不入流的菜统统倒进家常菜。这十年，上海的饮食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

这副对联透露出海派文化。上海人喜新求异，不肯株守，有海纳百川的传统。上海人也怀旧，内容是江苏的蓝花布，浙江的老酒坛，皖南的花雕木窗，欧洲的老年爵士乐，一切发生在上海三十年代的风花雪月。连上海话都是江浙一带方言的混合，真正的上海本地话——浦东话，除了滑稽戏，很少有人学习“东拜拜(边)迪个轰(这风)大了邪啦(很大)”之类纯正上海方言。宽容就是海派文化，分流出来的饮食文化自然也是天下菜。

现在上海的饭店也有对联了：“早进来晚进来，早晚进来/多吃点少吃点，多少吃点。”还有横批“不厌其饭”，文字顺构思巧，可惜有点拽衣乞丐相，有点弄堂小瘪三的腔调，境界低得有些俗，但比“福”字倒写要进步多了。现在谁的饭店再倒粘“福”，人们以为是“巴西来的同志”，简称“巴子”。





绩溪粉墙

黄岳

“就色墙头数点山，
斜阳奇峰投影在粉墙上，
水印出一幅幅皮影水墨画，
真笑得让你以为群峰
统统移墙上了，
扁扁的。”



太湖过芜湖，折路南下，湖，窄成了溪，同溪、郎溪、杨溪……缘山而淌。秋天水清，三五知己，早就约好了去绩溪，看看皖南淳朴的民宅，看看那里粉白的墙。

绩溪，是个千年古镇，镇，已经很商业化，我们只能往里走。山越走越大，林越来越绿，溪越变越清。终于，我们闻到了有点甜的牛粪味与草垛香，一个村口就豁开在路旁。

拐入小村，一溪两岸人家，临河而居，夹岸而筑，一木横卧于两根木叉间，便是桥。两岸的道窄窄的，依旧铺着百年陈物——山石条，岸上石，岸下卵，溪水滤过如筛，清清的浅，短脖肥臀的花鸭倒竖啄鱼泥中。皖南的乡间，至今还是这么简朴。

皖南人多地少，又处山间，民宅惜地不建院，临街就是一堵墙，高高的贴面直起，数人踩肩叠起也摸不着檐。旧时山间匪多，这堵风火墙，防风防火更防盗。所以墙无窗，高高的檐下，有一小方的窗形洞，内有石砖移动关门，不容人身，用来通风、了望，采光全靠墙内的天井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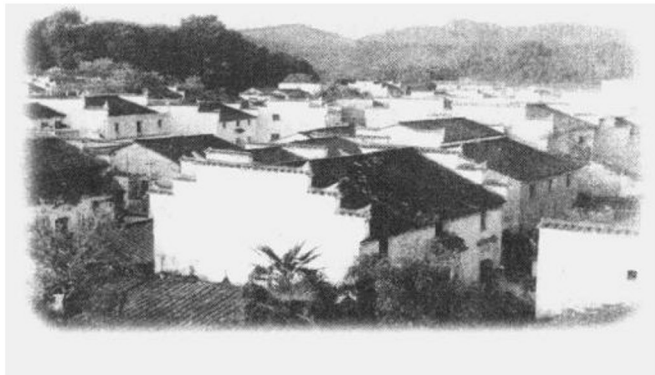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皖南的临街墙特别高、特别宽，数倍于露天电影幕，漆得粉白。墙檐是灰砖，浅浅的一横，如眉，白墙不再虚无得失于天中，这里闪烁出美学的智慧：倘若黑砖为檐，与白墙太对立，对立得似乎要脱胶；浅灰砖，缓和些，不失衬托，又显出素雅。檐，一横一阶，顺势而

下，方正的墙有了旋律，不再呆板一堵，术语称为马头墙，更像山径阶梯墙，与背后的山势相谐。不像江南民居的屋檐，鱼脊坡，一溜斜，那是平原风景，远远望去，斜顶才有些变化。

偌大的粉墙，可以画历代戏剧故事，可以雕皖南竹木石砖，偏偏不画不雕，留其空白，隐于山涧竹林丛中，远远的望去，蓝天、青山、绿水白墙。墙，特别的醒目，融为自然山村的一色，这就是徽商的聪明。究竟是徽商贩盐扬州，受了江南园林粉墙的启示？还是江南园林受到皖南民居的影响？白墙灰檐人家，缘溪而筑，依山而叠，白墙如屏，高高下下错落有致。到皖南看山墙，最佳角度，墙外山，山下池，池如镜、镜入影，山与宅叠叠入画，晶莹得玻璃画一般，风来不惊，一片静谧；最佳时刻是黄昏，“秋色墙头数点山”，斜阳将寂寞群峰投影在粉墙上，水印出一幅幅皮影水墨画，真实得让你以为群峰统统移植墙上了，扁扁的，还是假的。从中领悟到：艺术就是拓下真的，换上虚的。现在我终于懂了，偌大个粉墙，为何不画不雕任它空白。

黄昏，终于落满蒙蒙的灰，天、山、树、檐渐渐地融为一色，消失在白粉墙后面，衬出的白墙是怎么也抹不去的亮色，映于天边的静谧显得那么突兀与孤凄。突然冒出一句诗：“林外疏钟送夕阳。”没头没尾，没名没姓，莫名其妙，轻吟细嚼，心情特别的古典。

噢，这就是坑口，一个无法注释却难以释怀的村名。



皖南 雕

皖南大户人家

屋外没本色

一墙白

墙内没精美

一屋雕

所有的雕也没本色

完全是木

砖

石的原色

不以艳丽耀目

只凭刀功夺魂

这就是徽宅的本色

内敛



浙西，看山看水，那是自然的魅力；过了浙西就是皖南了，依然青山绿水，但你更应该侧身入巷，叩开一户户石基粉墙的百年旧宅，满眼是雕，那是人工的魅力。到皖南，远看墙近看雕，粗看檐细看窗。

皖南民宅，主要由石、砖、木构成，也揉进房后临池的竹，如天井里梁下柱上的楹联，使老屋有了些灵气。所以石雕、砖雕、木雕、竹雕四绝天下；尤以石雕最摄魂，硬硬的刀，细细的线，粗糙的石，繁琐的饰。不仅有浅雕，更多的是浮雕、透雕、镂空雕，一刀比一刀狠，一刀比一刀深，直至将整个画的后座镂空，浮出墙面石壁，但不叫浮雕，是镂空雕。我就不明白：这刀怎么绕到花饰后石壁前？那么薄如刃的夹层空间，刀是怎么翻转的？网一般繁琐的花雕，刀是怎么探入的？西洋街心的雕像，可以四周削砍，可以浇模翻转。皖南镂空雕只能纤毫之间运刀削。西洋人求真形，中国人求技巧。过去听中国人谈艺谈匠，玄！以为胡编，看了皖南雕，方知什么是巧夺天功、鬼使神差了。

天井的内墙，往往有砖雕漏窗，扇型圆形方型，镶在框里的有花鸟虫鱼，往往是镂空雕，此窗不通风不采光，只是一种壁画式的墙饰，使高高的防盗的风火墙内侧，有些剔透，不再阴森森的一堵。

天井里的左右两侧隔板，隔开左右厢房。隔板高达檐顶，仿佛一幅幅画屏，上为花格漏窗，下为独幅木雕。在绩溪坑口的胡氏宗祠里，

两侧整整二十幅门板就是二十幅雕画卷，主题均为荷花，每幅荷花下活跃着一种生命：或蓄势待发的跳蛙，或横行四方的螃蟹，或鸳鸯或野鸭……二十屏荷叶，摹尽了风中各自舞姿。有首英诗：“你看到过风吗？当树弯下腰的时候。”在屏风木雕中我感受到风，喏，那肥硕的宽叶折叠了，风，该多大！木雕，可以如此灵巧，竟然画出了风，“一一风荷举”，宋人笔下的荷叶算是活了。

天井的回廊围栏，也由一方方木版雕拼成，雕虫草雕花卉雕才子佳人，一直雕出名川大山、亭台楼阁，雕出二十四孝图，雕出西厢、三国连环图。越雕越繁琐，越雕越精美，柱础雕、柱顶雕，雕窗雕墙雕檐雕檐下门额，简直无处不雕，偌大一个石宅砖墙，因为雕，而不再厚重，反而玲珑剔透，这是徽商的精明，中国的文化、士大夫的趣味，爬满了皖南人家的檐下柱上墙面窗间，角角落落，这样浓浓的氛围，怎么薰不出胡适的渊博、胡雪岩的精明。

北方雕，往往是公共标志性的雕，不仅庞大而且恐惧，呲牙的飞龙、咧嘴的坐狮、瞪睛的麒麟、怒目的门神；皖南雕，纯粹是民宅雕，小巧媚人，一丛兰一尾鱼，洋溢着生活的趣味。

皖南大户人家，屋外很本色：一墙白；墙内很精美：一屋雕，所有的雕也很本色，没有北方殿堂的彩绘，完全是木、砖、石的原色，不以艳丽耀目，只凭刀功夺魂，这就是徽商的本色：内敛。不像小人乍富，一手的金戒，一嘴的银牙，一家的金银全聚于此，张扬得像本新书，只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彩页封套，内瓢全无，是厅里供人一惊的装饰，实在翻阅不得、推敲不得。

在我家墙角，竖着两扇齐肩高的古木对联，很本色地裸露木的纹路，连字也不漆，那是皖南人家旧物：“一等人、忠臣孝子 / 二件事、读书耕田”，多么老实。我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这样的形式，这样的皖南人家旧物。

